



荀子
彙
釋

五

□ 13
2588
5



仁12
2588
卷 8-5



荀子卷第十一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倌注

疆國篇第十六

刑范正刑與形同范法也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火齊得謂生孰齊和得宜考

工記云金有六齊齊和得宜考剖刑而莫邪已剖開也

之夏然而不剝脫不砥厲則不可以斷繩去其生謂剖

砥厲謂剝脫之砥厲之則劔盤孟列牛馬忽然耳割劔

也音戾劔盤孟列牛馬蓋古用試劔者也戰國策趙

奢謂田單曰吳干將之劔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

然言易也劔宋本作劔元刻作劔皆訛今改正彼

國者亦疆國之剖刑已初開刑也然而不教誨不調

嘉善謝氏

大正九年三月二十四日
磯貝靜昇 氏贈

一則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教誨之調一之則兵
 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彼國者亦有砥厲，禮義節奏
 是也。法度也。故人之命在國，國之命在禮，人君者隆
 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
 覆幽險而亡。幽深傾險使下難知則亡也。○正文
 及注，亡字上元刻，並有盡字，宋本無。
 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
 者。暴察謂暴急嚴察也。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脩，分
 義則明。分謂上下有分，義謂各得其宜。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形見也。
 於外也。如是，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帝天親之如
 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

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脩，分義則不明，舉錯
 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
 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申商黜然，而雷擊
 之，如牆厭之。黜然，卒至之貌。說文云：黜，黑色。如，是百
 姓劫則致畏。字見劫脅之時，則畏也。○正文致，羸則教
 上。稍羸，緩之則教，謾羸音盈。○俗本上字，執拘則最
 得閒則散。會最聚也。閒，隙也。公羊傳曰：敵中則奪，敵中
 道則奪，其國一日非劫之以形，執非振之以誅，殺則
 無以有其下。動振。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
 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

道齊一人之本善治必由之古今一也為治必用賞罰古者
 善惡惡之報應也
 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博大功已立則君
 享其成羣臣享其功享獻也謂士大夫益爵官人益
 秩庶人益祿爵謂若秦庶長不更之屬官人羣吏是
 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
 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不然反先王之道亂
 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人皆受賞子發
 之臣墮廢其志受無譽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夫先
 賞之屬慙恥於心無譽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
 寵錫則子孫揚其功族黨遭刑戮則後世蒙其恥今
 子發自謂無功則子孫無以稱揚雖無刑戮之恥而
 後世亦抑損卑下無以光榮案獨以為私廉豈不過
 也正文卑其宋本作卑乎

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荀卿子說齊相曰無此七字元刻處勝人之執行勝
 人之道天下莫忿湯武是也處勝人之執不以勝人
 之道用厚於有天下之執索為匹夫不可得也桀紂
 是也然則得勝人之執者其不如勝人之道遠矣夫
 主相者勝人以執也是為是非為非能為能不能為
 不能併己之私欲必以道夫公道通義之可以相兼
 容者是勝人之道也併讀曰屏棄也屏棄今相國上
 則得專主下則得專國相國之於勝人之執豈有之
 矣宣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

矣宣讀為擅本亦或然則胡不毆此勝人之執赴勝
 作擅或曰宣誠也

入之道。歐謂駕馭之也。或作誣。歌此勝人之執誤也。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託王焉。王使輔佐也。與之參國政。正是非如是則國孰敢不為義矣。國內皆君臣上下貴賤長少。至于庶人。莫不為義。則天下孰不欲合義矣。天下皆來賢士。願相國之朝。能士。願相國之官。好利之民。莫不願以齊為歸。是一天下也。相國舍是而不為。案直為是。世俗之所以為。但不為勝人之道。則女主亂之宮。詐臣亂之朝。貪吏亂之官。眾庶百姓皆以貪利爭奪為俗。曷若是而可以持國乎。今巨楚縣吾前。楚在齊南。故曰前。故曰前。故曰前。聯繫大燕鱓吾後。燕在齊北。故曰後。燕鱓。躡也。躡。我必之也。

勝我本亦作勁。魏鈞吾右。西壤之不絕若繩。魏在齊西。故曰西。故曰西。故曰西。臨吾左。襄賁開陽楚二邑。在齊之東者也。漢書地理志。二縣皆屬東海郡。賁音肥。是一國作謀。則三國必起而乘我。一國謀齊。則如是我。是則齊必斷而為四。三國分齊。則斷為四。謂楚。三國若假城。然耳。言齊如三國之寄城。必為天下大笑。曷若天下必謀滅亡。問以兩者孰足為也。兩者勝人之道。與勝人為何如也。夫桀紂聖王之後子孫也。有天下者之者可為也。何世也。執籍之所存。天下之宗室也。執謂國籍。土地之大。封內千里。人之眾。數以億萬。俄而天下

疆國篇

嘉善謝氏

倜然舉去桀紂而犇湯武倜然高舉之貌舉皆也犇與奔同反然舉惡桀紂而貴湯武變音翻翻然改反是何也夫桀紂何失而湯武何得也問答曰是無他故焉桀紂者善為人所惡也而湯武者善為人所好也人之所惡何也曰汗漫爭奪貪利是也汗漫謂穢汗不脩潔也或曰漫謂欺誑也汗烏路反漫莫但人之所好者何也曰禮義辭讓忠信是也今君人者辟稱比方則欲自立乎湯武辟讀為譬稱尺證反若其所以統之則無以異於桀紂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統治也故凡得勝者必與人也凡得人者必與道也道也者何也曰禮讓忠信是也故自四五萬而往者疆勝

非眾之力也隆在信矣而往猶已上也言有兵四五萬已上者若能崇信則足以自致疆勝不必更待與國之眾也若不崇信自數百里而往者安固非大之力也隆在脩政矣有數百里則安固不必更在廣也荀卿嘗言湯武以百里之地王天下今言此者若言常人之理非論聖人也今已有數萬之眾者也陶誕比周以爭與之陶當為檣或曰當為逃謂逃匿其情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與謂黨與之國也已有數百里之國者也汗漫突盜以爭地突謂相凌犯也然則是弃已之所安疆而爭已之所以危弱也損已之所不足以重已之所有餘損減也重多也不足謂信與政有若其悖繆也而求有湯武之功名可乎辭之是猶伏而恬天救經而引其足也恬與同

經緝也救緝而引說必不行矣愈務而愈遠為人臣其足緝愈急也

者不恤已行之不行上行下孟反苟得利而已矣是

渠衝入穴而求利也渠大也渠衝闕闕韓子曰秦百狸首

射侯不當疆弩趨發平城距衝不若堙內伏囊或作

距衝蓋言可以距石矣○案所引韓子見八說篇云

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

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囊所云日中奏百即荀卿議

兵篇所謂魏之武卒日中而趨百里是也奏百自屬

上文不當連引內穴古多通用囊囊互異疑此囊字

是與韻協若不用韻則疑是囊字與鞬

同吹火韋囊也管子揆度篇有此字

羞而不為也屈大就小務於苟故人莫貴乎生莫樂

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

而弃禮義辭之是猶欲壽而殉頸也為殉當愚莫大焉

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亾詩

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詩大雅版之

力術止義術行曷謂也曰秦之謂也力術疆兵之術

止謂不能進取霸王也言用力術則止用義術則行

發此論以謂秦也新序李斯問孫卿曰當今之時為

秦奈何孫卿曰此所引新序今本脫

之謂也○此所引新序今本脫

乎舜禹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計校認認然認認然

天下之一合而軋已也此所謂力術止也曷謂乎威

疆乎湯武湯武也者乃能使說已者使耳悅說音今楚

父死焉國舉焉負三王之廟而碎於陳蔡之間此楚

王之時也父謂懷王為秦所虜而死也至二十一年

秦將白起遂拔我郢郢燒先王墓於夷陵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保陳城廟主也。薛視可司閒案欲剗其脛而以蹈秦之腹。○視可謂觀其可伐也。剗亦斬也。宋本無然而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是乃使讎人役也。秦能使讎人為之徒役謂楚襄王七年迎婦於秦城十五年與秦伐燕二十七年復與秦平而八太子質之此所謂威疆乎湯武也。曷謂廣大乎舜禹也。曰古者百王之一天下臣諸侯也未有過封內千里者也。○封畿之內今秦南乃有沙羨與俱是乃江南也。漢書志沙羨縣屬江夏郡此地俱北與胡貉為鄰西有巴戎巴在西南戎在東在楚者乃界於齊。謂東侵楚地齊為在韓者險常山乃有臨慮。○漢書地理志臨慮縣屬相州界也。

也。慮在魏者乃據圍津即去大梁百有二十里耳。○音慮。圍當為圍漢書曹參下脩武度圍津顏師古曰在東郡豈古名圍津轉寫為圍或作韋津今有韋城豈是邪。史記朱忌謂魏安釐王曰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坵津以臨河內河內其汲必危坵圍聲相近疑同坵居委其在趙者剗然有荅而據松柏之塞。○剗然侵削之貌。荅地名。未詳所在。或曰荅與靈同。漢書地理志常山郡有靈壽縣今屬真定。或曰荅當為卷案卷縣屬河南非趙地也。松柏之塞蓋趙樹松柏負西海而固常山常山本與秦為界今秦據有之。趙山秦今有之言秦背西海東向以常山為固也。是地徧天下也。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秦之疆能危殆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宋本無然字此所謂廣大乎舜禹也。疆殆中國句下。然則柰何曰。

節威反文

節減威疆復用文理

案用夫端誠信全之君子治天

下焉

德全謂

因與之參國政正是非治曲直聽咸陽使

咸陽

政

順者錯之不順者而後誅之

兵不復出於塞外而令行於天下矣若是則雖為之

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殆可矣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

也以前有兵不復出於塞外故誤重寫此三字耳殆

庶幾也秦若使賢人為政雖築明堂朝諸侯庶幾可

矣或曰塞外境外也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

會諸侯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

方明於其上左氏傳為王宮於踐土亦其類也或曰

築明堂於塞外謂使他國為秦築帝宮也戰國策韓

王謂張儀曰請比秦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蕃是也

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

信之務也

應侯問孫卿子曰入秦何見

應侯秦相范雎封於應也杜元凱云應國在襄

陽城父縣西南也

孫卿子曰其固塞險形執便山林

川谷美

謂多良材及天材之利多產所出物

形地如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

入境觀其風俗其百

姓樸其聲樂不流汗

流邪淫也汗濁也其服不挑

也

不為奇異之服詩序曰長民者衣服不

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也

甚畏有司

而順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

邑之解署

其百吏肅

然莫不恭儉敦敬忠信而不桀古之吏也

桀音苦濫

讀為王事靡盬之

盬盬不堅固也

入其國觀其士大夫出於其門入

於公門出於公門歸於其家無有私事也不比周不

嘉善謝氏

朋黨。偶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偶然高遠貌。觀其朝廷其閒聽決百事不畱恬然如無治者。古之朝也。其閒朝退也。古莫反恬然安閑貌。如無治者如都無聽治處也。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是所見也。故曰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雖佚而治雖約而詳雖不煩而似雖然則有其認矣。認懼。○正文元刻也。兼是數具者而盡有之。然而縣之以王者之功名則倜倜然其不及遠矣。縣音懸。謂聯繫。是何也。則其殆無儒邪。故曰粹而王粹謂全。駁而霸無一焉而已。此亦秦之所短也。積微月不勝日時不勝月歲不勝時。積微細之事月不如日言常須

日日畱心於庶事不可怠忽也。凡人好敖慢小事大事至然後興之務之如是則常不勝夫敦比於小事者矣。敦比精審躬親之謂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其縣日也博其為積也大。數音朔博謂所縣繫時日多也。大謂積小以成大若蟻垤然也。大事之至也希其縣日也淺其為積也小。時日既淺則所積亦少也。故善日者王善時者霸。補漏者危。大荒者亡。謂不能愛惜不怠棄也。補漏謂都荒廢不治也。故王者敬日。敬謂不敢慢也。故曰霸者敬時。變則懼治之不失時或曰時。僅存之國危而後威之。憂亡國至亡而後知亡至死而後知死。亡國之禍敗不可勝悔也。所悔之事不可勝舉言多甚也。霸者之善著焉。可

以時託也。其霸者其善明著以王者之功名不可勝日
 志也。能日記識其政事故財物貨寶以大為重政教功
 名反是能積微者速成詩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此之謂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輶輕也
 凡姦人之所以起者以上之不貴義不敬義也。上行
 夫義者所以限禁人之為惡與姦者也今上不貴義
 不敬義如是則下之人百姓皆有棄義之志而有趨
 姦之心矣此姦人之所以起也且上者下之師也夫
 下之和上譬之猶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故為人上
 者不可不順也。不可不順義或曰當為慎夫義者內節於人而外

節於萬物者也。節即謂上安於主而下調於民者也
 安而得下調也。內外上下節者義之情也義之情皆然
 則凡為天下之要義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湯本義
 務信而天下治桀紂棄義倍信而天下亂故為人上
 者必將慎禮義務忠信然後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
 慎或為順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曠空也空謂無草也芸謂無草也
 猶未糞除則不暇瞻視郊野之草有無也言近者未
 理不暇及遠魯連子謂田巴曰堂上不糞者郊草不
 芸白刃扞乎芻則目不見流矢。扞蔽也扞蔽於芻謂
 甚不暇憂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言不惜十指
 流矢也。

或作枝。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疾痛也。養與養同。言非不以郊草流矢十指為務。痛
癢緩急有所先救者也。言此者明人君當先務禮義
然後及他事也。

天論篇第十七

天行有常。天自有常也。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
則吉。應之以亂則凶。吉凶由人。非天彊本而節用則
天不能貧。農本。謂養備而動時。則天不能病。養備。謂使
動時。謂勸人勤力不失時。亦不使勞苦。脩道而不貳。
也。養生既備。動作以時。則疾疹不作也。脩道而不貳。
則天不能禍。倍貳。即故水旱不能使之飢渴。寒暑不能
使之疾。祇怪不能使之凶。畜積有素。故水旱不能使
之飢渴。既無飢寒之患。則

疫癘所不能加之也。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略而動
罕。則天不能使之全。略。減少也。罕。希也。養略。謂使人
食減少而又怠惰。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故
則天不能全也。倍道。音博。也。祇怪未至而
水旱未至而飢寒暑未薄而疾。薄。迫也。祇怪未至而
凶。受時與治世同。而殃禍與治世異。不可以怨天。其
道然也。非天降災。故明於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
知在人不在天。斯為至人。不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謂天職。不
而成人。不求而得。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如是者。雖深
之職。任如此。豈愛憎於堯桀之間乎。如是者。雖深
其人。不加慮焉。雖大。不加能焉。雖精。不加察焉。夫是
之謂不與天爭職。其人至人也。言天道雖深遠。至人
曾不措意測度焉。以其無益於理。

若措其在人者慕其在天者是不論也。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而用人能治天。時地財地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天意人事而欲知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照同陰陽。大化謂寒暑變化。萬物也。博施謂廣博。行無不。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被也。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和謂和氣。養謂風雨。不見以為神。若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真。宰然也。皆有。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無形。夫是之謂天。言天道之難知。或曰。當為唯聖人為不求知。天既道難測。故聖人但脩人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天職既立。天功既成。形具而

神生好惡喜怒哀樂滅焉。夫是之謂天情。言人之身功所成立也。形謂百骸九竅。神耳目鼻口形。能各有謂精魂。天情所受於天之情也。耳目鼻口形。辨聲目辨色。鼻辨接而不相能也。夫是之謂天官。耳目鼻口形。辨聲目辨色。鼻辨疾癢。其所能皆可以接物。而不能互相為。心居中虛。用官猶任也。言天之所付任。有如此也。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耳目鼻口形。之謂天養。財與使為形體。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之君也。財非其類。以養其類。夫是之謂天養。財與日裁非其類。以養其類。是天使奉養之道如此也。故順其類者。謂之福。逆其類者。謂之禍。夫是之謂天政。順其類。謂能裁者也。逆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之。如賞罰之政令。自天職既立已上。並論天所置之。事已下。論逆天順天。暗其天君。昏亂其天官。臭味之事。在人所為也。天論篇。嘉善謝氏

過棄其天養不能務逆其天政其類也養背其天情好
 喜怒哀樂無節以喪天功功喪其生成之天夫是之謂大凶此皆
 言不脩政聖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備其天養順其
 天政養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則知其所為知其
 所不為矣不攻異端則天地官而萬物役矣言聖人
 則可以任天其行曲治其養曲適其生不傷夫是之
 謂知天其所自脩行之政曲盡其治其所養人之術
 也言明於人事則知其生長萬物無所傷害是謂知天
 天物其要則曲盡也故大巧在所不為大智在所不
 慮此明不務知天是乃知天也亦猶大巧在所不為
 智在所不慮如天地之成萬物也若偏有所為則其巧小矣大
 也若偏有所慮則其智窄矣所志於天者已其見

象之可以期者矣志記識也聖人雖不務知天猶有
 其見垂象之文可以知其節候者是也謂若堯命所
 義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者也所
 志於地者已其見宜之可以息者矣所以記識於地
 以蕃息嘉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穀者春是也所志於四時者已其見數之可以事者矣
 數謂春作夏長秋斂冬藏必然之數事謂順時理其
 事也所記識於四時者取順時之數而令生長收藏
 也所志於陰陽者已其見知之可以治者矣其生殺
 也所以記識陰陽者為知其生殺官入守天而自為
 效之為賞罰以治之也知或為和
 守道也守道入任人欲任人守天之義也
 治亂天邪曰日月星辰瑞歷是禹桀之所同也或曰
 星辰書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天也時邪曰繁啓蕃
 之名也

長於春夏繁多也畜積收臧於秋冬是又禹桀之所

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非時也地邪曰得地則生

失地則死是又禹桀之所同也禹以治桀以亂治亂

非地也皆言在人不在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

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詩周頌天作之篇引此以明吉凶由人如大王之能

尊大岐山也

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遠也輟

廣君子不為小人匈匈也輟行同音凶又許用反行

下孟反三輟字上俗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矣君

子有常體矣君子道其常而小人計其功子常造次

必守其道小人則計一時詩曰何恤人之言兮此之

謂也逸詩也因物而遷之也楚王後車千乘非知也君子啜菽飲水非愚也是節

然也節謂所遇也若夫心意脩德行厚知慮明生於今

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

不慕其在天者在天謂富貴也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

天者錯置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進也求己而不小人錯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

以日退也望微俸而不求故君子之所以日進與小

人之所以日退一也皆有慕君子小人之所以相懸

有不慕

嘉善謝氏

者在此耳。

星隊木鳴國人皆恐曰是何也曰無何也假設問答無何也言

不足是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星隊天

木鳴陰陽之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以其罕至謂之

化罕希也則非夫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頻見

也言如朋黨之多是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

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並世起謂一世上闇而政險則

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夫星之隊木之鳴是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

物之已至者人祗則可畏也物之既至可畏也枯耕傷

稼也耘耨失歲政險失民枯耕謂麤惡不精也失歲謂

也也與枯同疑是也此處句法不一律注強為之說頗

通田歲稼惡糶貴民飢道路有死人夫是之謂人祗

政令不明舉錯不時本事不理夫是之謂人祗舉謂

動眾錯謂懷安失於事禮義不脩內外無別男女淫

亂則父子相疑上下乖離寇難並至夫是之謂人祗

祗是生於亂三者錯無安國三者三人祗也錯置也

有安其說甚爾其蓄甚慘爾近也三人祗於中國則無

人則甚勉力不時則牛馬相生六畜作祗勉力不時則

禮義不脩之上注首有此三句直承其蓄甚慘之下

十一字然後接以可怪也而不可畏也。宋本有注云此二句承
六畜作祇之下蓋錄之時錯亂迷誤失其次也傳曰
其二十二字元刻已如其說移正故盡刪去
 萬物之怪書不說謂六經也可以勸戒則明無用
 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別則日切磋而不舍也

雩而雨何也日無何也猶不雩而雨也雩求雨之禱也或者問歲

旱雩則得雨此何祥也對以與不雩而雨同明非日
 求而得也周禮司巫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也

月食而救之天旱而雩卜筮然後決大事非以為得

求也以文之也得求得所求也言為此以示急於故

君子以為文而百姓以為神以為文則吉以為神則

凶也順入之情以為文飾則無善淫祀求福則凶也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明於水火在物者莫

明於珠玉在人者莫明於禮義故日月不高則光暉

不赫水火不積則暉潤不博珠玉不睹乎外則王公

不以為寶禮義不加於國家則功名不白故人之命

在天國之命在禮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

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權謀傾覆幽險而盡凶險矣謂隱

匿其情而凶虐難測也權謀大天而思之孰與物畜

而制之尊大天而思慕之欲其豐富孰從天而頌之

孰與制天命而用之頌者美盛德也從天而美其盛

德豈如制裁天之命而美其盛

之謂若曲者為輪直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者為梅任材而用也望時而待之孰與應時而使之
 望時而待謂若農夫之望歲也孰與應時而使之
 與應春生夏長之候使不失時也因物而多之孰與
 騁能而化之因物之自多也若后稷之播其智能而化思物
 而物之孰與理物而勿失之也思得萬物以為己物
 不使有願於物之所以生孰與有物之所以成故錯
 入而思天則失萬物之情物之生雖在天成之則在
 人所為不在天也若廢人而妄
 思天雖勞心苦思猶無益也

百王之無變足以為道貫無變不易也百王不易者
 條貫一廢一起應之以貫雖質文廢起時有不同然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

不亂知禮則其條不知貫不知應變貫則不能應變
 言必差錯貫之大體未嘗亾也亂生其差治盡其詳
 而亂也所以亂者生於條貫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差謬所以治者在於精詳也故道之所善中則可從
 畸則不可為匿則大惑畸者不偶之名謂偏也道之
 為匿謂隱匿其情禮者明示人水行者表深表不明
 者也若隱匿則大惑畸音羈則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則陷溺也治民者表道表不明則亂禮者表也
 非禮昏世也昏世大亂也昏世謂使故道無不明外
 內異表隱顯有常民陷乃去道昏闇也外謂朝聘內謂
 也隱顯即內外也有常言有常
 法也如此民陷溺之患乃去也
 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

愚者不能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豈有知哉道慎子
 盡一物也慎到本黃老之術明不尚賢不
 有見於後無見於先使能之道故莊子論慎到曰塊
 不失道以其無爭先之意故曰見後而不見先也漢
 書藝文志慎子著書四十二篇班固曰先申韓申韓
 稱之老子有見於訕無見於信老子周之守藏史也
 也孔子之師也著五千言其意多以屈為伸以
 柔勝剛故曰見訕而不見信也信讀為伸以墨子有
 見於齊無見於崎崎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宋子
 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宋子名鈞宋人也與孟子同時
 而皆以己之情為欲多為過也據此說則是少而不
 見多也鈞音形又胡洽反漢書藝文志有宋子十八
 篇班固曰荀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注引下篇元
 刻作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多是過
 也與下篇合但引書不必定全依本文揚氏以情欲
 二字相連慮人不明故以兩為字間之不可謂衍文

今并下一為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夫羣眾在上
 字皆從宋本有後而無先則羣眾無門
 後而不處先羣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貴者伸而
 眾無門戶也羣有訕而無信則貴賤不分
 分則無矣若皆貴柔弱卑有齊而無崎則政令不施夫
 下則無矣若皆貴柔弱卑有齊而無崎則政令不施夫
 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有少而無多則羣眾不化
 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若
 多則可以勸誘為善若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皆欲少則何能化之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此之謂也書洪範以喻偏好

公正則下易直矣。上公正則下治辨則易一愿慤則

易使易直則易知易一則彊易使則功易知則明是

治之所由生也。上周密則下疑玄矣。或謂幽深難知

下同上幽險則下漸詐矣。幽隱也。險難測也。漸進也。如

也。子廉反。上偏曲則下比周矣。疑玄則難一從故難一也。所

漸詐則難使比周則難知。人人懷私親比則上不可

君長勞也。難一則不彊難使則不功難知則不明是亂之

所由作也。故主道利明不利幽利宣不利周。故主道

明則下安。主道幽則下危。下知所從則安不故下安

則貴。上下危則賤。貴猶愛也。賤猶惡也。故上易知則下親上

矣。上難知則下畏上矣。下親上則上安。下畏上則上

危。畏則故主道莫惡乎難知莫危乎使下畏已。傳曰

惡之者眾則危。書曰克明明德。書多方曰成湯至于

詩曰明明在下。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故

先王明之豈特玄之耳哉。特猶直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桀紂有天下。湯武篡而奪之。是不

然。以桀紂為常有天下之籍。則然。以常主天下之圖

為嘗籍當為憑藉之藉。下文云執藉謂執

力憑藉也。有之而不能用。故曰不能親有。親有天下

之籍。則不然。躬親能有天下則不能治之也。天下謂在桀紂則

不然。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於

諸夏之國謂之王。夏大也。中原之大國。以是百官也。令行於境內。國雖不安。不至於廢易。遂亾。謂之君。僅存。聖王之子也。孫子有天下之後也。執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然而不材不中。不中謂處事不中。當也。中丁仲反。內則百姓疾之。外則諸侯叛之。近者境內不一。遙者諸侯不聽。令不行於境內。甚者諸侯侵削之。攻伐之。若是則雖未亾。吾謂之無天下矣。聖王沒有。執籍者罷。不足以懸天下。聖王禹湯也。有執籍者謂其子孫也。罷謂弱不任事也。懸繫也。音懸。天下無君。桀紂不能治天下。諸侯有能德明。威積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君師。師長。然。而。暴國獨侈。安能誅之。暴國即桀紂也。侈謂奢汰放縱。

必不傷害無罪之民。誅暴國之君。若誅獨夫。天下皆去無助之者。若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一夫然。若然。若是則可謂能用天下矣。能用天下之謂王。湯武非取天下也。非奪桀紂脩其道。行其義。與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歸之也。桀紂非去天下也。非去也。反禹湯之德。亂禮義之分。禽獸之行。積其凶全其惡。而天下去之也。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亾。故桀紂無天下。而湯武不弑君。由此效之也。天下皆去桀紂。是無天下也。湯武誅獨夫耳。湯武者。民之父母也。桀紂者。民之怨賊也。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君。而以湯武為弑。然則是誅民之父

母而師民之怨賊也。師不祥莫大焉。以天下之合為君則天下未嘗合於桀紂也。然則以湯武為弑則天下未嘗有說也。直墮之耳。自古論說未嘗有此世故天子唯其人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彊莫之能任。物之勝者乃能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大則難詳。故非至眾也。非至明莫之能和其情偽。不能和輯也。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如此三者非聖人安能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懸天下之權稱也。懸天下如權稱之懸。惣知輕重也。稱尺證反。桀紂者其知慮至險也。其至意至闇也。至意當為志意。其行之為至亂也。親者疏

之賢者賤之。生民怨之。禹湯之後也。而不得一人之與。剗比干囚箕子。身死國亡。為天下之大僂。後世之言惡者必稽焉。言惡者必稽考桀也。是不容妻子之數也。不能容有其妻子。是如此人數也。猶言不能保也。妻子之徒也。列子梁王謂楊朱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也。故至賢疇四海。湯武是也。至罷不容妻子桀紂是也。疇四海謂以四海為疇域。或曰疇與籌同。謂計度也。○古以疇為儔。楊注未是。今世俗之為說者。以桀紂為有天下。而臣湯武。豈不過甚矣哉。以桀紂為君。以湯武為讐之。是猶偃巫跛匡大自以為有知也。臣讀為佞。癡疾之人。王霸篇曰。賤之。奚若言世俗此說猶巫。故可以有奪人國。不可以有。佞大自以為神異也。

奪人天下可以有竊國不可以有竊天下也。一國之
故可以有竊者天下之心難歸故不可以奪之者可以
不可也竊國田常六卿之屬是也有國而不可以有天下竊可以得國而不可以得天
下是何也曰國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力持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
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
不可以小力持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國者小人可以
有之。然而未必不亾也。小人既可以有之。則易滅天
下者至大也。非聖人莫之能有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治古古之
刑。墨劓割宮也。象刑異章服。恥辱其形象。故謂之象
刑也。書曰。皋陶方施象刑。惟明。孔安國云。象法也。案

書之象刑亦墨黥。世俗以為古之重罪以墨涅其面
非謂刑象也。而巳。更無劓刑之刑也。或曰。墨黥
當為墨。曠但。以墨中曠其頭而已。○注。怪嬰。當為澡
濯。俗本作曠。今從說文。玉篇改正。下同。怪嬰。當為澡
濯。其布為纓。鄭云。內冠之飾。命罪人服之。禮記曰。總
冠。澡纓。鄭云。有事其布以為纓也。澡或讀為草。慎子
作草。其艾畢。共未詳。或衍字耳。艾蒼白色。畢與韠同
纓也。令罪人服之。故以蒼白色。菲對屨。菲草屨也。對當為
為韠也。○注。紱。當作鞞。菲對屨。紱傳寫誤耳。紱。泉
也。慎子作紱。言罪人或菲或泉為屨。故曰菲紱。屨
紱。方孔反對。或為蒯。禮有疏屨。傳曰。蒯蒯之菲也。般
赭衣而不純。以赤土染衣。故曰赭衣。純音準。殺所介反
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履
樹當刑。以艾畢當宮。此有虞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
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治古如是。世俗說以是
中刑雜履。下刑墨曠。曠中。也。治古如是。是
不然。以為治耶。則人固莫觸罪。非獨不用肉刑。亦不

祭月祀時享歲貢。此下當有終王二字誤脫耳。夫是之謂視形執

而制械用稱遠近而等貢獻是王者之至也。至當為志識遠

近也。彼楚越者且時享歲貢終王之屬也。必齊之

日祭月祀之屬然後曰受制邪。是規磨之說也。規磨猶言差錯之說也。規者正圓之器磨久則偏盡而不

圓失於度程也。文子曰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

差韓子曰規有磨而水有波我欲溝中之瘠也。謂行

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於權者言也。溝中之瘠也。語曰淺

者在溝壑中羸瘠則未足與及王者之制也。語曰淺

不足與測深愚不足與謀知坎井之蠹不可與語東

海之樂此之謂也。言小不知大也。司馬彪曰坎井壤

或作壇井蠹尸媯反。○正文淺不足宋本作淺不可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擅與禪同。禪亦同義。謂

也。後因謂之禪位。世俗以為堯舜德厚故禪讓聖賢

後世德薄故父子相繼。荀卿言堯舜相承但傳位於

賢而已。與傳子無異。非謂求名而禪讓也。案書序曰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是亦有讓之說。此云非禪讓蓋

書序美堯之德雖是傳位與遜讓無異。非是先自有

讓意也。孟子亦云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

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曰執與之曰天與。是

之。又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也。天子者執位至尊無敵於天下。夫有誰與讓矣。讓者

敵之名。若上下相懸則道德純備。智惠甚明。南面而

無與讓矣。有讀為又也。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天下無

隱士無遺善。無隱藏不用之土也。同焉者是也。異焉者非也。夫

有惡擅天下矣。夫自知不堪其事則求賢而禪位。今

以堯舜之明聖事無不理。又烏用禪

嘉善謝氏

哉曰死而擅之或者既以生無禪讓之事因謂是又堯舜預求聖賢至死後而禪之
 不然聖王在上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一本舊校云德而皆使民載其事而各得其宜不能以義制利不能以偽飾性則兼以為民則兼并之令盡為民氓也
 聖王已沒天下無聖則固莫足以擅天下矣禪讓無天下有聖而在後者則天下不離有聖繼其後者則天朝不易位國不更制天下厭焉與鄉無以異也
貌一涉反鄉音向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言繼位相承豈為禪讓改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猶復而振之矣
後子謂丹朱商均也三公宰相謂舜禹天下如歸言不歸後子而歸三公

也復而振之謂猶如天下已去天下厭然與鄉無以異也而衰息今使之來復而振起也
 異也以堯繼堯夫又何變之有矣疑此三句重也唯其徙朝改制為難謂殊徽號異制度也舜禹相繼與父子無異所難而不忍者在徙朝改制也後世見其改易遂以故天子生則天下隆致順而治論德為擅讓也
 而定次皆得其一隆謂天下之人死則能任天下者必有之矣夫禮義之分盡矣擅讓惡用矣哉夫讓者禮聖王但求其能任天下者傳之則是盡禮義之分矣豈復更求禪讓之名哉
 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力則有衰若夫智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也或者畏禪勞苦以為天子者執至重而形至佚心至愉而聖王亦然也
 荀子 卷十二 正論篇 九 嘉善謝氏

志無所詘而形不為勞尊無上矣衣被則服五采雜

閒色衣被謂以衣被身服五采言備五色也閒色紅碧之屬禮記曰衣正色裳閒色也重文

繡加飾之以珠玉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怪期臭味

重多也謂重多之以太牢也珍曼而饋曼當為萬饋

怪奇異之食也期當為藜藿也或曰饋進食也列萬

舞而代宰而食宰未詳蓋香草也或曰饋讀為藜藿

既夕禮茵著用茶實綏澤焉俗書澤字作水傍誤

寫誤遺其水耳代宰而食謂焚香氣歇即更以新者

代之○案正文宰本作臯故注一云臯未詳再云臯

當為藜即所謂藜藿藜本也三云當為澤俗書澤字

作水傍臯傳寫誤遺其水耳史記天官書其色大園

黃澤即黃澤是其證今本及宋本皆脫誤若水旁作

宰乃澤字正體雍而徹乎雍詩周頌樂章名奏雍而

不得云俗書也徹饌論語曰三家者以雍

徹言其五祀執薦者百人侍西房周禮宗伯以血祭

僭也

五祀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也或

曰此五祀謂祠烝嘗及大禘也或曰國語展禽曰

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皆王者所親臨之

祭非謂戶竈中雷門行之五祀也薦謂所薦陳之物

蘧豆之屬也侍侍立也居則設張容負依而坐諸侯

趨走乎堂下則設張其容儀負依而坐也戶牖之間

謂之依亦作展展依音同或曰爾雅云容謂之防郭

璞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唱射者所以自防隱也言

施此容於戶牖間負之而坐也○注所以自防隱也言

自防隱也宋本作所以隱見也誤今攷正出戶而巫

覲有事出戶謂出內門也女曰巫出門而宗祀有事

出門謂車駕出國門宗者主祭祀之官祀當為祝有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嘉善謝氏

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絮之服而敬恭明神者為之
 祝韋昭曰宗大宗伯也掌祭祀之禮祝大祝掌祈福
 祥也○注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今國語無祇字
 所字宋本有之與周禮大宗伯注合宗大宗伯也韋
 注無大字又祝大祝舊本誤乘大路趨越席以養安
 作禮記曰大祝今皆攷正大路祭天車禮記曰大路繫纓一就趨衍字耳越席
 結蒲為席養安言恐其不安以此和養之按禮以大
 路越席為質素此云養安以為盛飾側載畢芷以養
 未詳其意或曰古人以質為重也
 鼻○畢芷香草也已解上於車前有錯衡以養目○詩曰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錯衡文衡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騶中韶護以養耳○
 皆車上鈴也韓詩外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
 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皆所以為行節也許
 慎曰和取其敬鸞以象鳥之聲武象韶護皆樂名騶
 當為趨步謂車緩行趨謂車速行周禮大馭云凡馭
 路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鄭云三公奉軾
 行謂大寢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也三公奉軾

持納○輓轅前也納與軾同軾謂驂馬內轡繫軾前者
 改諸侯持輪挾輿先馬○注內轡舊作內軾今據說文
 正馬大侯編後大夫次之○大侯國稍大在小侯元士
 者次之○小侯僻遠小國及附庸也元士上士也禮記曰
 士視附庶士介而坐道○庶士軍士也介而坐道被庶
 庸也人隱竄莫敢視望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言畏敬也
 養衰猶有善於是者與不老者休也休猶有安樂恬
 愉如是者乎○不老者猶言不顯顯也或曰不字衍
 樂過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諸侯供職貢朝聘故
 此與天有擅國無擅天下古今一也○讓者執位敵之
 子異也嘉善謝氏

有請於天子而讓也。夫曰堯舜擅讓，是虛言也。是淺者之傳，陋者之說也。不知逆順之理，小大至不至之變者也。小謂一國，大謂天下。至不至，猶言當不當也。未可與及天下之大理者也。

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不能教化，是何也？曰：朱象不化，是不然也。堯舜至天下之善，教化者也。南面而聽天下，生民之屬，莫不振動從服，以化順之。言天下無不化，然而朱象獨不化，是非堯舜之過，朱象之罪也。朱象，乃當誅戮者，豈堯舜之過哉？論語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堯舜者，天下之英也。鄭成注禮記云：英，謂俊選之尤者。朱象者，天下之鬼，一時之瑣也。瑣之言鬼

人雖被堯舜之治，猶不可化，言教化今世俗之為說者，不怪朱象，而非堯舜，豈不過甚矣哉！夫是之謂鬼說。在妄之說，羿蠡門者，天下之善射者也，不能以撥弓曲矢，中撥弓，不正之。王梁造父者，天下之善馭者也，不能以辟馬毀輿，致遠。辟與蹇同。堯舜者，天下之善教化者也，不能使鬼瑣化。何世而無鬼，何時而無瑣，自大皞燧人，莫不有也。前帝王始作火化者，故作作者不祥。學者受其殃，非者有慶。慶言必無刑戮也。有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此之謂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言下民相為妖孽，災害非從天降，噂沓，然相對談語，背則相憎為此者，主

耳由人

世俗之為說者曰。大古薄葬。棺厚三寸。衣衾三領。葬田不妨。田故不掘也。此蓋言古之人君也。三領三稱也。禮記君陳衣於序東西。領南妨農耕也。殷已前平葬無丘。隴之識也。亂今厚葬。

飾棺故扣也。是不及知治道而不察於扣不扣者之所言也。扣穿也。謂發冢也。胡骨反。凡人之盜也。必以有為。有所云為。不以備不足。足則以重有餘也。○案下而聖王之生民也。皆使當厚優。猶不知足而不得以有餘過度。當謂得中也。丁浪反。優猶寬泰也。不知足不字。亦衍耳。言聖王之養民。輕賦薄斂。皆使寬泰而知足也。又有禁限不得以故盜不竊賊不刺。盜賊通名。分而言之。則私竊謂之盜。有餘過度也。

劫殺謂狗豕吐菽粟。而農賈皆能以貨財讓。農賈庶則其餘無風俗之美。男女自不取於涂。而百姓羞拾遺。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知榮辱。雖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椁。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謂之。曾青。加也。曾。青銅之精。形如珠者。其色極青。故犀象以為樹。壙中之於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寶。琅玕。山有珠。龍茲。即今之龍鬚。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龍茲。即今之龍鬚。當為瑾華。謂有光華者也。或曰。日。謂謂之。茲。史記曰。衛叔封布茲。徐廣曰。茲者。藉席之名。列女傳。無鹽女。謂齊宣王曰。漸臺五重。黃金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疲極。此二殆也。疑龍茲。即龍疏。疏。髮音相近也。曹大家亦不解。實謂實於棺。椁中人。猶且莫之扣也。是何也。則求利之。或曰。茲與髭同。

詭緩而犯分之羞大也。詭詐也求利詭詐之心緩也夫亂今然後反是上以無法使下以無度行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位不得在人若是則上失天性下失地利中失人和故百事廢財物詘而禍亂起王公則病不足於上庶人則凍餒羸瘠於下於是焉桀紂羣居而盜賊擊奪以危上矣。言在上位者盡如桀紂也安禽獸行虎狼貪故脯巨人而炙嬰兒矣若是則有何尤扣人之墓抉人之口而求利矣哉。抉挑也抉人雖此俛而葬之口取其珠也猶且必扣也安得葬葬哉。不可得葬葬而不發彼乃將食其肉而齧其骨也夫曰大古薄葬故不扣也亂今厚葬故

扣也是特姦人之誤於亂說以欺愚者而潮陷之以偷取利焉夫是之謂大姦。言是乃特姦人自誤或於潮之中陷之謂使陷於不仁不孝也以偷取利謂借奔死者而苟取其利於生者也是時墨子之徒說薄葬以惑當世故以此譏之。案潮當作傳曰危人而溲古潮字作淖故淖誤為溲又誤為潮自安害人而自利此之謂也。危害死者以利生者與此義同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宋子已解在天能明侵侮而不以為辱之義則可使人不鬪也莊子說宋子曰見侮不辱救民之鬪尹文子曰見侮不辱見推不衿禁暴息兵救世之鬪此人君之德可以為王矣宋子蓋尹文弟子何休注公羊曰以子冠氏上者著其師也言此者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蓋以難宋子之徒也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入之情為

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雖惡其侮而不以為辱。惡為路反下同。曰：若
 是則必不得所求焉。求不得。凡人之鬪也，必以其惡
 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凡鬪在於惡，不在於辱也。今俳優侏
 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
狎戲也。鉅與遽同。言此倡優豈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遽知。宋子有見侮不辱之論哉。然而不鬪者，不惡故
 也。今人或入其央瀆，竊其豬彘。央瀆，中瀆也。如今則
 援劍戟而逐之，不避死傷，是豈以喪豬為辱也哉。然
 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
 鬪。不知宋子雖知見侮為不辱，惡之則必鬪。知宋子
鬪之論者也。然則鬪與不鬪邪。亾於辱之與不辱也，乃在於惡之

與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說人
 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解，達也。不知人情惡侮而
如字說。稅金舌弊口，猶將無益也。金舌以金為舌，金舌
讀為稅。子宋子見侵侮，金舌弊口而不對欲以率先猶無益
於不鬪也。揚子法言曰：金口而木舌，金或讀為禁。
上云：說人以勿辱，此蓋言舌弊猶不見聽耳。一說：適
人木鐸，金口木舌，今即為之。金舌振之，至於口弊亦
何益。不知其無益則不知。益，不知此說無也。知其無益也
 直以欺人則不仁，不仁不知辱莫大焉。發論而不仁
也。此將以為有益於人，則與無益於人也。與讀為預，本
反預於無益人之論。則得大辱而退耳。說莫病是矣。
也。○注論宋本作謂。謂有益於人。
本欲使人見侮不辱。子宋子曰：見侮不辱應之曰：凡議
辱反自得大辱耳。

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崇高正直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辨訟不決。故所聞曰：天下之大隆是非之封界。分職名象之所起。王制是也。名謂指名象謂法象。王制謂王者之舊制。故凡言議期命是非以聖王為師。期物之所會也。命名也。而聖王之分榮辱是也。聖王以榮辱為人之大分。豈如宋子以見侮為不辱哉。是有兩端矣。榮辱各有二也。有義榮者有執榮者。有義辱者有執辱者。有執辱者志意脩德行厚知慮明是榮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榮。爵列尊貢祿厚形執勝。貢謂所謂天子諸侯也。祿謂受君之祿。卿相士大夫也。形執謂執位也。上為天子諸侯下為卿相士大夫是榮之從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榮。流

淫汙慢。汙穢行也。慢當為篇。犯分亂理。驕暴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之謂義辱。詈侮摔搏。摔持頭也。搏手擊也。捶笞臙腳。捶笞皆杖擊也。臙膝骨也。脚古脚字。臙脚謂則其膝骨也。鄒陽曰：司馬喜臙脚於宋卒相斬斲枯磔。斲如字。枯弃市暴屍也。磔車裂也。周禮：斲以誦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或者枯與誦辜義同。斲韓子曰：楚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民多竊采之。采金之禁得而輒辜。磔所辜也。磔甚眾。而民竊金不止。疑辜即枯也。藉靡舌繚。藉見又莊子有辜人謂犯罪應死之人也。藉靡舌繚。藉見也。才夜反。靡繫縛也。與糜義同。即謂胥靡也。謂刑徒之人。以鐵鎖相連繫也。舌繚未詳。或曰：莊子云：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是辱之由外至者也。夫是之謂執辱。是榮辱之兩端也。故君子可以有執辱。而不可以有義辱。小人可以有執榮。而不可以有義榮。有

執辱無害為堯有執榮無害為桀義榮執榮唯君子
 然後兼有之義辱執辱唯小人然後兼有之是榮辱
 之分也聖王以為法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百
 姓以為成俗萬世不能易也言上下皆以榮辱為治也士大夫主教化者官
 人守職事之官也今子宋子案不然獨詘容為己慮一朝而
 改之說必不行矣言宋子不知聖人以榮辱為大分獨欲屈容受辱為己之道其謀慮
 乃欲一朝而改聖王之法說必不行也譬之是猶以塽塗塞江海也以
 焦僥而戴太山也塽塗以塗壘塽也焦僥短人長三尺者塽俗字荀書當本作搏搏
 塗泥而塞江海必無用矣躡跌碎折不待頃矣躡與顛同躡二三頃少頃也
 子之善於子宋子者殆不若止之將恐得傷其體也

二三子慕宋子道者也止謂息其說也傷其體謂受大辱○得未謀或云古與礙通梵書以導為礙亦有

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為多是過
 也宋子曰以凡人之情所欲在少不在多也莊子說宋子曰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少為內也故
 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
 也稱謂所宜也稱尺證反情欲之寡或為情之欲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
 情為欲當此欲字衍句當連下說目不欲綦色耳
 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
 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為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
 若是則說必不行矣以人之情為欲此五綦者而不

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為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為之不然，以人之情為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謂以富厚賞之，殺減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慤之民，完衣食。以人之情為欲受厚祿，下至愿慤之民，猶得完衣食，皆所以報其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為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人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如宋子之說，乃大亂之道。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嚴讀為儼，好說，自喜。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文曲，文章也。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為至亂也。豈不

過甚矣哉。

荀子卷第十二

越後佐久間勝校字

